

友人情人路人

桑逢康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

友人·情人·路人

桑逢康 著

(晋)新登字2号

友人·情人·路人

桑逢康 著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太原解放路46号楼)

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人民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4.75 字数: 325千字

1994年4月第1版 1994年4月山西第1次印刷

印数: 1—10 006册

*

ISBN 7-5378-0121-5

I·128 定价: 12.80元

艺术性就是创作，而创作必须描写具有情欲、善与恶的冲动、欢乐与痛苦的人。

导 读

目前，文坛对两性关系的描写多多也。但有的以自然主义的手法做了粗躁而简陋的生理再现，有的则以所谓对“性”的描写蛊惑读者，把对“性”关系的描写当作小说的点缀和装饰。严肃而认真地探讨两性关系的作品可谓凤毛麟角，相形之下，本作品虽然存在大量的性描写，但从性爱、情爱的艺术上表现出了它独特的艺术价值和思想深度。可以这么说，这是一部以男女两性关系的存在意义为核心的作品。它的价值至少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它是一部对两性关系特别是两性之间复杂的心理内容进行了细腻而生动描写的长篇小说，正是由于它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准确把握，才被誉为“心理分析”小说，每一位读者均可由此认识到男女个人处于两性关系暧昧点时，内心的复杂，以及这种关系在情欲支配下所带来的幸福与痛苦。二、它的情节极其讲究，具有“峰回路转”、“山变水复”之感，多线索，出乎人的意料之外等等，都使这部小说具有了非同一般的可读性。而作者在此并非故意将故事情节的发展编造

的令人迷惑不解，而是忠实于人物自身情感发展的必然。三、小说虽讲究叙述，讲究情节的发展，但作者并不满足于此，而是努力使小说具有浓厚的抒情意味，读后令人心绪万端，千愁百结，发人深省。四、其思想深度体现在对两性关系特别是婚外恋这种特殊情感关系的描写与表现上，可谓别出心裁，独辟蹊径，是一部耐读、可读，具有深刻启迪意味的小说。

封面设计 牛东
责任编辑 席香妮

北岳文艺出版社

第 一 章

暮色苍茫中，一辆半新不旧的“解放牌”卡车，由南向北缓慢地行驶在一条由碎石和沙砾铺成的简易公路上。地势是平坦的——这里是华北平原的一部分；往东，濒临渤海湾则是一个巨大的似乎是绵延不尽的盐场，远远望去白花花的宛若雪景一般。四月中旬，正是北方的初春，路旁的柳枝上泛出了新绿，刚刚犁开的田地散发出泥土的芳香，徐徐吹来的海风，又给空气中增加了一股淡淡的咸味儿。

卡车上十来个人。他们是从北京到芦台农场短期劳动的。按照有关规定，中央国家机关干部每年要有一个月时间去农村劳动锻炼，通讯社的编辑和记者自然也不例外。坐了近六个小时的火车，又在质量低劣的简易公路——据说这是“大跃进”的产物——上颠簸，又加之时近黄昏，都有些困乏了，有的人索性靠着用塑料布包裹着的铺盖昏昏欲睡起来。

只有一双兀自睁大着的眼睛，似乎在好奇地观望着不断变换着的周围的景色，又好像什么也没有看，而是正处于沉思和遐想之中。这双眼睛用一种无声的语言揭示了它的主人的性

格。人们只要看一看这双眼睛，就会立刻断定他是一个忧郁型的、多血质的、耽于幻想的青年。年龄大约二十刚出头的样子。文静、纤秀，再加上那一头柔软的、长长的黑发，简直像个女孩子。

半年多以前，也就是去年九月中旬，乐思蜀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的一家通讯社做编辑。这本来是许多年轻人所羡慕的工作，然而他却一点儿也不喜欢。在他看来，新闻工作乱糟糟的，这与他一向喜爱恬静而优美的校园生活大相悖逆。而且，新闻工作其实就是一种政治工作，反右斗争之后，乐思蜀在内心深处对于政治运动早已感到了深深的厌倦。他很想躲进书斋里去，离开政治愈远愈好。现在却分配到新闻战线工作，无异于是被推上了他避之唯恐不及的政治风云的前沿阵地。尤其使他感到出乎意外的是：他的具体工作又是编辑新闻图片，整天无非是从一大堆照片中挑选几张出来发稿，并加上“图为……”几个字。对于像他这样从重点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大学生来说，这实在是大材小用了，乐思蜀觉得这个“图为”的差事一个高中生就足以胜任。在新闻界的圈子里，摄影记者是最被人瞧不起的“卡嚓干部”，许多有名气的常在报纸和画报上披露姓名的摄影记者，其实是些文化水平低下的大老粗，一张稿纸上写不出几个大字来，仅仅靠所谓“革命”的资历，卡嚓卡嚓的按照相机的快门而已。注定要一辈子为这些人服务，乐思蜀真是既不甘心又怕别人因此瞧他不起，所以他对分配给自己的这个工作特别反感以至厌恶。还有一点：乐思蜀虽然外表文静、纤弱，为人也善良随和，然而实际上，他的个性相当倔强，又有着许多古怪的思想，无论做什么事都喜欢有自己独立的见解，难以与世俗的观念相苟同。而报纸和通讯社之类无

非是一种宣传工具，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耳目喉舌”。上班的第一天，当部领导堂而皇之地向他灌输“耳目喉舌”的大道理时，他就睁着一双好奇的眼睛，疑疑惑惑地问道：

“我是我。我为什么要做别人的耳目喉舌呢？”

他以为这样说同在大学时代一样是在向组织上“交心”，殊不知机关比学校要森严得多。对习以为常的奉若神明的经典抱着疑惑的甚至有些不以为然的态度，自然会给领导上一个很不好的印象。那位部主任当即就沉下了脸来，仅仅是因为初次见面，他才勉强控制住了没有发火。尽管如此，在领导上看来，这个年轻的大学生即使还够不上“异端”，但不安心工作是肯定无疑的了。果然乐思蜀随后不久就向领导上提出了调动工作的要求：“我觉得我不大适合做新闻工作，我喜欢到大学里当助教。”领导上断然拒绝了，他们仔细审查了乐思蜀的档案，倒也没有找出什么破绽；家庭出身还好，本人也没有什么问题，在学校里表现不错，只是“有些不大关心政治”，“小资产阶级情调较浓”，属于“中间偏左”的一类。前两项是乐思蜀交心的主要内容，后一项是学校党组织的政治鉴定。可是，“不安心工作”毕竟是一个不小的错误。所以，乐思蜀同领导的关系从一开始就弄得有些紧张，这不能不使他感到恐惧和忧虑。他周围的那些革命同志，又是惯于看领导的眼色行事的，他们有意识地疏远他，冷淡他，因此乐思蜀于恐惧和忧虑之中又常常感到孤独。

还有一件使他不顺心的事：春节时他回蓉城和大学时代的女同学梅华西结了婚，现在分居两地，也使他感到苦恼和诸多不便。这次去农场劳动，他一路之上兀自睁大着一双忧郁的眼睛，凝望着华北平原的一幅幅冬春交替的景色，心里却在怀念

着远在南国的新婚的妻子。此时的南国正繁花似锦，在千姿百态的万花丛中，他最心爱的就是梅。

夜色渐渐地浓了，终至于一片漆黑。田野静悄悄的，只有卡车喘着粗气，声音沉闷而又单调。

忽然，在远处天空与地面交界的地方，那一片无涯无际的黑色帷幕上，升起了几点闪烁的光亮。

乐思蜀的心从遥远的南国回到了北方的现实。他欣喜地欢叫了起来：

“星星！真好看呀——”

旁边的一个打瞌睡的小伙子被乐思蜀的叫声惊醒了。他揉了揉眼皮，望了望那远处闪闪烁烁、忽明忽灭的光亮，用嘲笑的口吻对乐思蜀说：

“什么星星？别逗了。那是拖拉机的灯光，在搞夜战呢！”

小“哦哦。”

乐思蜀深为自己的孤陋寡闻而感到羞愧。他不大好意思地笑了一笑，就再也没有说话。

没有月亮。天空黑漆漆的。只有远方几点闪烁的光亮。如果是星星，美丽的星星，这样的夜晚也许能平添几分朦胧的诗意。夜和星星——这是诗。然而却是拖拉机的灯光。拖拉机终究和诗无缘，又加之夜战，更是意味着喧嚣和劳苦。乐思蜀不由得又想起梅子来了，——他习惯称呼梅华西为“梅子”，这一则因为她姓梅，“梅子”叫起来又雅致又好听；二则“梅子”同“妹子”谐音，这样叫显得特别亲昵。

梅子前几天来信说，她随局长下乡蹲点去了。梅华西是学植物生理专业的，在蓉城科技局工作，也是学无致用，用非所

学。她经常要到郊区跑一跑，不过不是种树养花，而是贯彻“以粮为纲”的方针，卷起裤腿同大田作物打交道。“这个时候，也许她也在挑灯夜战呢！”乐思蜀一想起梅子柔弱娇嫩的身躯泡在泥水里，就不由得万分怜惜起来，同时心中深深地自责道：

“啊啊，这都怪我不好。我太自私啦！”

然而他自己也并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他非常奇怪：一个人生在这个世界上好像就是为了要听从别人的摆布。人只能把自己变成“工具”而且还必须“驯服”，否则就是大逆不道。这是为什么呢？

他不知道。他无法理解。可是要让他驯驯服服地做一个工具，他却也并不那么心甘情愿。即使不心甘情愿也必须驯驯服服，这就是人们唯一能走的生活道路。

这条生活之路大概也是简易型的。就和眼前这条由碎石和沙砾铺成的简易公路差不多，坑坑洼洼，崎岖不平，把人颠簸摇晃得好不难受。幸亏还是坐在号称“解放”的大卡车上，如果变成了碎石和沙砾，就更糟糕了。乐思蜀清楚地知道有些人（比如说几位大学里的同学）是怎样被无情地碾成了碎石和沙砾的。那些人现在都被压在生活的最底层，任载重卡车碾来碾去。

这么一想，他非常羡慕那些不论怎样颠簸摇晃也能在车上昏然入睡的人。他却没有这种本事。他的神经实在太敏锐也太脆弱了，任何一点声响，任何一种异常的现象，都会使他紧张和兴奋起来。比如说那几点闪闪烁烁的光亮，好像在大地的尽头，又好像在极目的天边，离得那么遥远，又与他毫不相干，谁也没有注意到它，唯独乐思蜀看见了，并且欢叫了起来。结

果呢，原来不是星星而是拖拉机的灯光，不是诗而是现实生活。判断错误，落得受人嘲笑。真是——何苦如此呢？还是昏然入睡的好，他想。于是学着别人的样子，慢慢地合上了眼皮。

约莫又过了一个时辰，卡车终于在一个黑黝黝的村子里停了下来。“嘟！——嘟！”响了两下，立刻引起了一片犬声狗吠，在寂静的深夜里显得特别尖厉又带着些儿凄怆。早已等候在那里的一群人打着手电筒，嘴里吆喝着，一边表示欢迎一边帮着卸行李。他们是早几天来芦台农场劳动锻炼的，时间一个月或半个月不等。

车上的人借着手电筒的光亮，纷纷爬下车来。乐思蜀是最后一个下车的。当他慢慢地扶着车帮跳下车，双脚刚一落地，就有一个手电筒朝他白晃晃地一照，随即有一个甜甜的声音问道：

“你是翻译部的吗？”

此时已是夜里十二点左右。乐思蜀没有看清楚这个问话的人的面孔，只是隐隐约约知道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个女性的轮廓：圆圆的脸，身材相当高而且丰满。声音蛮好听的，是上海女人说普通话的那种特别的轻柔活泼的声调。

“不，不。我是编辑部的——”

后一句话他说得有些胆怯，不那么理直气壮，而且笼笼统统的含混不清。因为他总感到做新闻图片编辑是低人一等工作，直接了当地说出口来很有可能被别人认为是“不学无术”的“卡嚓干部”。他一向是骄傲的，他不能容忍别人对他的轻蔑。正唯其骄傲，所以他也唯恐别人对他轻蔑。如果一旦感受到了轻蔑，他就会立刻提起全身的骄傲来支持自己并抵御对

方。这是他的性格。幸好是在黑漆漆的深夜里，那个上海口音的女同志不会看到他由于自惭形秽，由于胆怯和心虚而呈现在脸上的两朵红晕。正当他有些尴尬，准备用骄傲来抵御的时候，那个在车上嘲笑过他的小伙子把他拉到一边检查行李去了，因为他们两个人的铺盖卷大小和塑料包皮正好一模一样，分不清楚。

来这里劳动锻炼的干部是分住在社员家里的，乐思蜀和另外几个新来的人被带到了一家指定的农户。

二

靠村子的西头，有一座旧的祠堂，由几间大瓦房和一个小院子组成。前两年成立人民公社时，这里成了社员们吃大锅饭的公共食堂，现在大锅饭没得吃了，就给来劳动锻炼的机关干部临时用作起火造饭和开会的地方。由于长久失修，墙壁上已经出现了好几处明显的裂纹。梁上和四角结满了厚厚的蜘蛛网。

第二天清晨，乐思蜀在食堂里匆匆吃罢窝头咸菜加一碗棒子粥的早餐，在回住处的路上，迎面遇到了一位年轻的女同志：高高的、丰满而又匀称的身材，浓密黑亮的头发垂在脖颈的末端，头顶蓬松处还系了一根蓝绸带，显得既漂亮又精神。上身穿着一件褪了色的浅绿格子外套，雪白的衬衫领子翻在外面。根据她的体形的轮廓，乐思蜀断定就是昨天夜里下车后，那个用略带上海口音的普通话向他问话的女人。她的体形和她的声音，不知怎的留在他的脑海里了，有些朦胧又有些明晰，过了一夜也未曾抹去。出于在不熟悉的女性面前的腴腆，也出

于男性的固有的矜持，乐思蜀不愿意同这位迎面而来的女性打招呼，他朝旁边移动了一下脚步，准备绕开走，避免同她正面相逢。

然而，她却径直朝他走过来了，像是有意“拦截”。

“你是昨晚刚来的吧？”她笑盈盈地问道，态度既热情又直爽。

“是的。”乐思蜀不得不回答了，自然也就停住了那准备往旁边岔开去的脚步。

“你叫什么呀？”又一个单刀直入的问话。

“乐思蜀。”

她一听乐了，用戏谑的口吻说：“阿斗的弟弟？”

他纠正道：“阿斗是乐不思蜀，我正好相反。”

“蛮好听的，蛮好听的。”她连连笑着说。又自我介绍道：“我叫欧阳若兰，是翻译部西欧组的法文翻译。”

“噢，欧阳若兰同志。”乐思蜀有礼貌地点了点头。

“足足六个字，多罗嗦！你就叫我欧阳好了，大家都是这么称呼我的。叫我阿兰也行。家里人都叫我阿兰。”

“家里人？”

“我爸爸妈妈，还有我爱人。”

欧阳若兰用她那一双美丽的眼睛注视着乐思蜀说，那样子就好像是大姐姐给刚上学的小弟弟启蒙似的，虽然有些罗罗嗦嗦，但分明带着几分亲昵。看来她是一个见人就热络的女性，给人一种容易接近的感觉。

“听你口音，像是……”乐思蜀揣度的问道。

“阿拉上海人。”

欧阳若兰用纯粹的上海方言回答。乐思蜀听她把“人”念

成了“银”，就文绉绉地笑着说：“不出所料，汝乃沪上村人氏。”——他把十里洋场的大上海故意说成一个小小的村落，显然也带着些戏谑的味道。

“啊哈！”欧阳若兰高兴地轻轻一拍巴掌。“这么说，你‘料’过我啦？”

这一下把乐思蜀弄得很窘，不知道是承认好呢还是否认的好，脸上禁不住微微的红了。一边心里想欧阳若兰真是厉害的女人，说话稍不注意就会被她抓住把柄不放。这不，自己刚脱口而出，说了句“不出所料”，她就在“料”字上做起文章来了，而且她刚才的口气分明是把重音放在了在这个“料”字上面的。厉害，厉害！

然而欧阳若兰只是想开开玩笑，并未心存恶意。看到乐思蜀一脸窘相，她朝前凑了凑，换了一种亲近的口吻对他说道：

“我以后叫你‘阿乐’好吗？我们上海人叫人总爱带一个‘阿’字，又简洁又亲切。”

“只要不是叫‘阿猫阿狗’，悉听尊便好了。”乐思蜀说，心里头好像松了一口气。

“哈哈！……”

上工的时间到了。来劳动锻炼的干部们三五成群，有的扛着锹，有的挑着筐，有说有笑地朝工地走去。他们平常自由散漫惯了，一时也难以按照要求做到步伐整齐一致。

乐思蜀走在欧阳若兰的后面，相距大约有十米远。他总是爱一个人默默地往前走，这倒并不是因为他天性喜欢离群索居，而是他一个人独自行走时，可以一边往远处眺望风景一边海阔天空地遐想。田野多开阔，天空多明朗，空气多清新，呼

吸多舒畅——啊，大自然毕竟是美丽的，农村也绝不是地狱。如果不是把体力劳动当作惩罚手段的话，知识分子大概也是乐于接受的。

不知什么时候欧阳若兰的步子慢下来了，她现在只离乐思蜀有四、五米远的光景。乐思蜀把眼光从远处的自然景观收了回来，把焦距对在欧阳若兰的背影上。他觉得她走路的姿态很美：不仅仅是她曲线丰富的身段，尤其是她的手腕的关节微微有些摆动，这样又白又柔软的手就有一个微微向后甩的姿势，从而增加了年轻女性特有的轻柔和神韵。男人们走起路来肩、肘和手基本上成一条直线，显得有些僵直。这样一个发现使他又想起了自己的妻子梅华西：“梅子也是这样的姿势。不过，梅子一到冬天手总爱生冻疮……”

劳动的项目是整修水渠。渠宽四米，深二米左右。这是东西横贯的一条干渠，附近一带几千亩的农田主要靠它来引水灌溉。

乐思蜀和欧阳若兰并不在一个组。乐思蜀在渠的西边，欧阳若兰在渠的东边。按照分工，女同志是在上边整修堤面，而男劳力则在下边用铁锹把淤泥一锹一锹地扔到渠面上来。这是个劳动强度相当大的活路。

糟糕！一锹土没有扔上去，半路上就摔了下来，弄得乐思蜀满头尽是土。周围的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正在这时，有一把铁锹从上边伸了下来，停靠在内侧低于渠面大约五十公分处的一个稍微凸出的部位上。乐思蜀抬头一看，原来是欧阳若兰！她听到笑声后，就跑到他干活的这一段来了。

“来，我帮帮你！”

欧阳若兰笑盈盈地对乐思蜀说。往后梳的头发沿脸颊耷拉